

郁遠夫遊記集



郁達夫遊記集

浙江人民出版社

封面画 郁 风
封面设计 杨 光

郁 达 夫 游 记 集

本 社 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96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75 插页2 字数171,000 印数00,001—20,000

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03·324 定 价: 0.70 元

出版者的话

我国现代文坛上的重要作家郁达夫，以小说著称，但也擅长旧体诗词和散文。他还一度致力于游记的写作。在飘泊、坎坷的一生中，他游历过不少名山大川、古迹胜景，留下了许多游记，深受人们的欢迎。

郁达夫的游记写作，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而极大部分作品写于三十年代，较之他的小说、诗歌写作为晚。这些游记，宛如一幅幅色彩鲜明的画卷，这里有天目山的雄伟奇景，富春江的秀丽多姿，天台壮观的飞瀑，青岛海港的风貌，杭州的四时美景，福州的优美山水，马六甲的奇光异彩……还有那北戴河骑骡漫游的风情，鼓岭上山民的清明盛会等等，生动地呈现了我国三十年代大江南北的天然美景和风俗人情，以及南洋异国的热带风光，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真实地记录了他的游踪。

郁达夫的游记，和他的小说一样，满蕴着爱国的热情，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和对旧中国黑暗现实的愤懑。在《感伤的行旅》里，他赞美了“江南的风景，处处可爱”之后，愤慨地指出：“江南的人事，事事堪哀”，“江南原说是鱼米之乡，但可怜的老百姓们，也一并的作了那些武装同志们的鱼米了。逝者如斯，将来者且更不堪设想，你们且看看政府中什么局长什么局长的任命，一般物价的同潮也似的怒升，和印花税

地税杂税等名目的增设等，就也可以知其大概了。”暴露了蒋介石反动集团背叛革命、鱼肉人民的丑恶面目。《钓台的春昼》中，郁达夫更以自己受通缉的切身遭遇，揭露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又想玩一个秦始皇所玩过的把戏”。作者在北戴河一带游历时，看到滦口一带的秀丽山水，深有感慨地说：“在关以内和关以外，何尝没有明媚的山川？但大好的山河，现在都拱手让人拿去筑路开矿，来打我们中国了，叫我们小百姓又有什么法子去拚命呢？”表达了他对日寇侵略我国和国民党政治腐败的强烈不满。一九三五年十月九日，正当国民党政客们准备大庆“双十节”之际，作者在《过富春江》一文中，慨然写出了“三分天下二分亡，四海何人吊国殇，偶向西台台畔过，苔痕犹似泪淋浪”的诗句，对国民党党官们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在南洋写的游记中，也流露了他对“好山多半被云遮”的祖国的怀念，期待着抗日斗争的早日胜利。

郭沫若在《望远镜中看故人》里说：“自然，达夫是有他的短处的。他尽管一直在反抗旧社会，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但总觉得不够勇敢，不够坚定，他有时有点逃避的倾向。”这个短处，在他的游记里也有所反映。一九三三年四月，当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之际，他携家从上海到杭州离群索居；不久，又两次欣然接受邀请，悠游闲适地漫游了浙皖的许多名山古迹，一度沉醉于山水之乐。这期间他所写的作品，明显地流露出迷恋忘返于自然景色的情调。如在烂柯山，他沉湎于“碧绿的青天，云烟缥缈，山意悠闲，清通灵秀，只觉得是身到了别一个天地”，甚至“想到成仙成佛”。在游览西天目时，他更明确地表示：“有点儿乐而忘返”，“预备着把身体舍给了空门”。虽然这种遁世的思想，是作者不满于黑暗现实的曲折表现，却也反映了作者世界观消极的一面。

“作家的个性，无论如何总须在他的作品里头保留着的。”郁达夫的游记，也如他的其他作品一样，一直遵循着他自己的这个原则，有着独自的风格和个性。他善于抓住山光水色中印象最深刻的景色加以描写，情景兼到，既细且清，充满着诗情画意。他善于广征博引，穿插一些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写得既有气势又有神韵。他的文笔洒脱灵活，语言通达秀美，似行云流水，给人以美的享受，充分显示出作者知识的渊博和特有的艺术才能。

郁达夫是一位勤奋而多产的作家，生前曾出版了《达夫全集》等著作多种。在游记方面，单独出版过《屐痕处处》和由此增订的、上海文学创造社一九三六年三月出版的《达夫游记》。他遇难以后，一九四八年，上海杂志公司又把他的《达夫游记》改题为《郁达夫游记》重印出版。但作者自编游记集以后，在福建和南洋又写了一些游记，却未曾收入集子。这次，我们编辑郁达夫的游记，计三十三篇，约十七万字，结为一集，供参阅借鉴，也为研究我国这位著名作家提供一些资料。

现将本书编辑方面的一些情况，说明如下：

作品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对未注明写作时间的，参照了作品发表时的刊物出版时间排列。

这次收集的作品，是以《达夫游记》为基础，增加郁达夫在福建和南洋时写的有关游记。其中有：

《城里的吴山》选自《创作》月刊创刊号；

《闽游滴沥之一》选自《宇宙风》半月刊第十三期；

《闽游滴沥之二》选自《宇宙风》半月刊第十四期；

《闽游滴沥之三》选自《宇宙风》半月刊第十五期；

《闽游滴沥之四》选自《宇宙风》半月刊第十六期；

《闽游滴沥之五》选自《宇宙风》半月刊第十八期；

《闽游滴沥之六》选自《宇宙风》半月刊第二十二期；

《槟城三宿记》选自马来西亚槟城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
《星报日报》；

《覆车小记》选自马来西亚槟城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一日
《星报日报》；

《马六甲游记》选自新加坡一九四〇年六月七日、八日
《星洲日报》。

为帮助读者研究郁达夫的游记，本书附录了作者谈及自己
游记写作的有关文章三篇，以供参阅。对作品中明显的错漏
字，作了一些校正。

本书约请杭州大学中文系沈绍镛同志编辑；并得到作者家
属郁飞同志的大力协助，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限于我们的见闻和水平，本书在编辑上定会有不妥之处，
谨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九月

目 录

- | | |
|-----|---------------------|
| 1 | 感伤的行旅 |
| 19 | 钓台的春昼 |
| 27 | 半日的游程 |
| 31 | 杭江小历纪程 |
| 49 | 浙东景物纪略 |
| 63 | 西游目录 |
| 81 | 杭 州 |
| 87 | 临平登山记 |
| 92 | 出昱岭关记 |
| 97 | 游白岳齐云之记 |
| 106 | 屯溪夜泊记 |
| 111 | 桐君山的再到 |
| 115 | 南游日记 |
| 126 | 雁荡山的秋月 |
| 135 | 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
的巡游 |
| 140 | 超山的梅花 |
| 145 | 花 坞 |
| 148 | 皋亭山 |
| 152 | 龙门山路 |

159	城里的吴山
162	扬州旧梦寄语堂
169	国道飞车记
175	过富春江
178	西溪的晴雨
181	闽游滴沥之一
186	闽游滴沥之二
192	闽游滴沥之三
199	闽游滴沥之四
205	闽游滴沥之五
211	闽游滴沥之六
217	槟城三宿记
221	覆车小记
225	马六甲游记
232	二十二年的旅行
235	自序《屐痕处处》
237	两浙漫游后记

感 伤 的 行 旅

—

犹太人的漂泊，听说是上帝制定的惩罚。中欧一带的“寄泊栖”的游行，仿佛是这一种印度支族浪漫尼的天性。大约是这两种意味都完备在我身上的缘故吧，在一处沉滞得久了，只想把包裹雨伞背起，到绝无人迹的地方去吐一口郁气。更况且节季又是霜叶红时的秋晚，天色又是同碧海似的天天晴朗的青天，我为什么不走？我为什么不走呢？

可是说话容易，实践艰难，入秋以后，想走想走的心愿，却起了好久了，而天时人事，到了临行的时节，总有许多阻碍出来。八个瓶儿七个盖，凑来凑去凑不周全的，尤其是几个买舟借宿的金钱。我不会吹箫，我当然不能乞食，况且此去，也许在吴头，也许向楚尾，也许在中途被捉，被投交有砂米饭吃有红衣服著的笼中，所以踏上火车之先，我总想多带一点财物在身边，免得为人家看出，看出我是一个无产无职的游民。

旅行之始，还是先到上海，向各处去交涉了半天。等到几个版税拿到在手里，向大街上买就了些旅行杂品的时候，我的灵魂已经飞到了空中，“Over the hills and far away!”坐在黄包车上的身体，好象在腾云驾雾，扶摇上九万里外去了。

头一晚，就在上海的大旅馆里借了一宵宿。

是月暗星繁的秋夜，高楼上看出去，能够看见的，只是些黄苍颓荡的电灯光。当然空中还有许多同蜂衙里出了火似的同胞的杂噪声，和许多有钱的人在大街上驶过的汽车声溶合在一处，在合奏着大都会之夜的“新魔丰臆”，但最触动我这感伤的行旅者的哀思的，却是在同一家旅舍之内，从前后左右的宏壮的房间里发出来的娇艳的肉声，及伴奏着的悲凉的弦索之音。屋顶上飞下来一阵两阵的比西班牙舞乐里的皮鼓铜琶更野噪的锣鼓响乐，也未始不足以打断打断我这愁人秋夜的客中孤独，可是同败落头人家的喜事一样，这一种绝望的喧闹，这一种勉强的干兴，终觉得是肺病患者的脸上的红潮，静听起来，仿佛是有四万万的受难的人民，在这野声里啜泣似的，“如此烽烟如此（乐），老夫怀抱若为开”呢？

不得已就只好在灯下拿出一本德国人的游记来躺在床沿上胡乱地翻读……

一七七六，九月四日，来干思堡，侵晨。

早晨三点，我轻轻地偷逃出了卡儿斯罢特，因为否则他们怕将不让我走。那一群将很亲热地为我做八月廿八的生日的朋友们，原也有扣留住我的权利；可是此地却不可再事淹留下去了。……

这样地跟这一位美貌多才的主人公看山看水，一直的到了月下行车，将从勃伦纳到物络那（Vom Brenner bis Verona）的时候，我也就在悲凉的弦索声，杂噪的锣鼓声，和怕人的汽车声中昏沉睡着了。

不知是在什么地方，我自身却立在黑沉沉的天盖下俯看海水，立脚处仿佛是危岩巉兀的一座石山。我的左壁，就是一块身比人高的直立在那里的大石。忽而海潮一涨，只见黑黝黝的涡

旋，在灰黄的海水里鼓荡，潮头渐长渐高，逼到脚下来了，我苦闷了一阵，却也终于无路可逃，带粘性的潮水，就毫无踌躇地浸上了我的两脚，浸上了我的腿部，腰部，终至于将及胸部而停止了。一霎时水又下退，我的左右又变了石山的陆地，而我身上的一件青袍，却为水浸湿了。在惊怖和懊恼的中间，梦神离去了我，手支着枕头，举起上半身来看看外边的样子，似乎那些毫无目的，毫无意识，只在大街上闲逛、瞎挤、乱骂、高叫的同胞们都已归笼去了，马路上只剩了几声清淡的汽车警笛之声，前后左右的娇艳的肉声和弦索声也减少了，幽幽寂寂，仿佛从极远处传来似的，只有间隔得很远的竹背牙牌互击的操塔的声音，大约夜也阑了，大家的游兴也倦了吧，这时候我的肚里却也咕噜噜感到了一点饥饿。

披上绵袍，向里间浴室的磁盆里放了一盆热水，漱了一漱口，擦了一把脸，再回到床前安乐椅上坐下，呆看住电灯擦起火柴来吸烟的时候，我不知怎么的斗然间却感到了一种异样的孤独。这也许是大都会中的深夜的悲哀，这也许是中年易动的人生的感觉，但无论如何，我觉得这样的再在旅舍里枯坐是耐不住的了，所以就立起身来，开门出去，想去找一家长夜开炉的菜馆，去试一回小吃。

开门出去，在静寂粉白和病院里的廊子一样的长巷中走了一段，将要从右角转入另一条长廊去的时候，在角上的那间房里，忽而走出了一位二十左右，面色洁白妖艳，一头黑发松长披在肩上，全身象裸着似的只罩着一件金黄长手丝绒的 Negligee 的妇人来。这一回的出其不意地在这一个深夜的时间里忽儿和我这样的一个潦倒的中年男子的相遇，大约也使她感到了一种惊异，她起始只张大了两只黑晶晶的大眼睛，怀疑惊问似的对我看了一眼，继而脸上涨起了红霞，似羞缩地将头俯伏了下去，终

于大着胆子向我的身边走过，走到另一间房间里去了。我一个人发了一脸微笑，走转了弯，轻轻地在走向升降机去的中间，耳朵里还听见了一声她关闭房门的声音，眼睛里还保留着她那丰白的圆肩的曲线，和从宽散的她的寝衣中透露出来的胸前的那块倒三角形的雪嫩的白肌肤。

司升降机的工人和在廊子的一角呆坐着的几位茶役，都也睡态朦胧了，但我从高处的六层楼下来，一到了底下出大门去的那条路上，却不料竟会遇见这许多暗夜之子在谈笑取乐的。他们的中间，有的是跟妓女来的龟奴鸨母，有的是司汽车的机器工人，有的是身上还披着绒毯的住宅包车夫，有的大约是专等到了这一个时候，夹入到这些人的中间来骗取一枝两枝香烟，谈谈笑笑藉此过夜的闲人吧！这一个大门道上的小社会里，这时候似乎还正在热闹的黄昏时候一样，而等我走出大门，向东边角上的一家茶馆里坐定，朝壁上的挂钟细细看了一眼时，却已经是午前的三点钟前了。

吃取了一点酒菜回来，在路上向天空注看了许多回。西边天上，正挂着一钩同镰刀似的下弦残月，东北南三面，从高屋顶的电火中间窥探出去，似还见得到一颗两颗的黯淡的秋星，大约明朝不会下雨这一件事情总可以决定的了。我长啸了一声，心里却感到了一点满足，想这一次的出发也还算不坏，就再从升降机上来，回房脱去了袍袄，沉酣地睡着了四五个钟头。

二

几个钟头的酣睡，已把我长年不离身心的疲倦医好了一半了，况且赶到车站的时候，正还是上行特别快车将发未动的九点之前，买了车票，挤入了车座，浩浩荡荡，火车头在晨风朝

日之中，将我的身体搬向北去的中间，老是自伤命薄，对人对世总觉得不满的我这时代落伍者，倒也感到了一心的快乐。

“旅行果然是好的”，我斜倚着车窗，目视着两旁的躺息在太阳和风里的大地，心里却在这样的想：“旅行果然是不错，以后就决定在船窗马背里过它半生生活吧！”

江南的风景，处处可爱，江南的人事，事事堪哀，你看，在这一个秋尽冬来的寒月里，四边的草木，岂不还是青葱红润的么？运河小港里，岂不依旧是白帆如织满在行驶的么？还有小小的水车亭子，疏疏的槐柳树林。平桥瓦屋，只在大空里吐和平之气，一堆一堆的干草堆儿，是老百姓在这过去的几个月中间力耕苦作之后的黄金成绩，而车磷磷，马萧萧，这十余年中间，军阀对他们的征收剥夺，虏掠奸淫，从头细算起来，哪里还算得明白？江南原说是鱼米之乡，但可怜的老百姓们，也一并的作了那些武装同志们的鱼米了。逝者如斯，将来者且更不堪设想，你们且看看政府中什么局长什么局长的任命，一般物价的同潮也似的怒升，和印花税地税杂税等名目的增设等，就也可以知其大概了。啊啊，圣明天子的朝廷大事，你这贱民哪有左右容喙的权利，你这无智的牛马，你还是守着古圣昔贤的大训，明哲以保其身，且细赏赏这车窗外面的迷人秋景吧！人家瓦上的浓霜去管它作甚？

车窗外的秋色，已经到了烂熟将残的时候了。而将这秋色秋风的颓废末级，最明显地表现出来的，要算浅水滩头的芦花丛藪，和沿流在摇映着的柳色的鹅黄。当然杞树、枫树、柏树的红叶，也一律的在透露残秋的消息，可是绿叶层中的红霞一抹，即在春天的二月，只教你向树林里去栽几株一丈红花，也就可以酿成此景的。至于西方莲的殷红，则不问是寒冬或是炎夏，只教你培养得宜，那就随时随地都可以将其他树叶的碧色

去衬它的朱红，所以我说，表现这大江南岸的残秋的颜色，不是枫林的红艳和残叶的青葱，却是芦花的丰白与岸柳的髡黄。

秋的颜色，也管不得许多，我也不想来品评红白，裁答一重公案，总之对这些大自然的四时烟景，毫末也不曾留意的我们那火车机头，现在却早已冲过了长桥几架，抄过了洋澄湖岸的一角，一程一程的在逼近姑苏台下去了。

苏州本来是我依旧游之地，“一帆冷雨过娄门”的情趣，闲雅的古人，似乎都在称道。不过细雨骑驴，延着了七里山塘，缓缓的去莫拜真娘之墓的那种逸致，实在也尽值得我们的怀忆的。还有日斜的午后，或者上小吴轩去泡一碗清茶，凭栏细数数城里人家的烟灶，或者在冷红阁上，开开它朝西一带的明窗，静静儿的守着夕阳的晚晚西沉，也是尘俗都消的一种游法。我的此来，本来是无遮无碍的放浪的闲行，依理是应该在吴门下榻，离沪的第一晚是应该去听听寒山寺里的夜半清钟的，可是重阳过后，这近边又有了几次农工暴动的风声，军警们提心吊胆，日日在搜查旅客，骚扰居民，象这样的暴风雨将到未来的恐怖期间，我也不想再去多劳一次军警先生的驾了，所以车停的片刻时候，我只在车里跑上先跑落后的看了一回虎丘的山色，想看看这本来是不高不厚的地皮，究竟有没有被那些要人们刮尽。但是还好，那一堆小小的土山，依旧还在那里点缀苏州的景致。不过塔影萧条，似乎新来瘦了，它不会病酒，它不会悲秋，这影瘦的原因，大约总是因为日脚行到了天中的缘故吧。拿出表来一看，果然已经是十一点多钟，将近中午的时刻了。

火车离去苏州之后，路线的两边，耸出了几条绀碧的山峰来。在平淡的上海住惯的人，或者本来是从山水中间出来，但为生活所迫，就不得不在看不见山看不见水的上海久住的人

们，大约到此总不免要生出异样的感觉来的吧。同车的有几位从上海来的旅客，一样的因看见了这西南一带的连山而在作点头的微笑。啊啊，人类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细胞，只教天性不灭，决没有一个会对了这自然的和平清景而不想赞美的，所以那些卑污贪暴的军阀委员要人们，大约总已经把人性灭尽了的缘故吧，他们只知道要打仗，他们只知道要杀人，他们只知道如何的去敛钱争势夺权利用，他们只知道如何的来破坏农工大众的这一个自然给与我们的伊甸园。啊呀，不对，本来是在说看山的，多嘴的小子，却又破口牵涉起大人先生们的狼心狗计来了，不说吧，还是不说吧。将近十二点了，我还是去炒盘芥莉鸡丁弄瓶“苦配”啤酒来浇浇魂魄的好。

三

正吞完最后的一杯苦酒的时候，火车过了一个小站，听说是无锡就在眼前了。

天下第二泉水的甘味，倒也没有什么可以使人留恋的地方。但震泽湖边的芦花秋草，当这一个肃杀的年时，在理想上当然是可以引人入胜的，因为七十二山峰的峰下，处处应该有低浅的水滩，三万六千顷的周匝，少算算也应该有千余顷的浅渚，以这一个统计来计算太湖湖上的芦花，那起码要比扬子江河身的沙渚上的芦田多些。我是曾在太平府以上九江以下的扬子江头看过伟大的芦花秋景的，所以这一回很想上太湖去试试运气看，看我这一次的臆测究竟有没有和事实相合的地方。这样的决定在无锡下车之后，倒觉得前面相去只几哩地的路程特别的长了起来，特别快车的速力也似乎特别慢起来了。

无锡究竟是出大政客的实业中心地，火车一停，下来的人

竟占了全车的十分之三四。我因为行李无多，所以一时对那些争夺人体的黄包车夫们都失了敬，一个人踏出站来，在荒地上立了一会，看了一出猴子戴面具的把戏，想等大伙的行客散了，再去叫黄包车直上太湖边去。这一个战略，本是我在旅行的时候常用常效的方法，因为车刚到站，黄包车价总要比平时贵涨几倍，等大家散尽，车夫看看不得不等第二班车了，那他的价钱就会低让一点，可以让到比平时只贵两成三成的地步。况且从车站到湖滨，随便走哪一条路，总要走半个钟头才能走到，你若急切的去叫车，那客气一点的车夫，会索价一块大洋，不客气的或者竟会说两块三块都不定的。所以夹在无锡的市民中间，上车站前头的那块荒地上去看一出猴犬两明星合演的拿手好戏，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我在看把戏的中间就在摆布对车夫的战略呀。殊不知这一次的作战，我却大大的失败了。

原来上行特别快车到站是正午十二点的光景，这一班车过后，则下行特快的到来要在下午的一点半过，车夫若送我到湖边去呢，那下半日的他的买卖就没有了，要不是有特别的好处，大家是不愿意去的。况且时刻又来得不好，正是大家要去吃饭缴车的时候，所以等我从人丛中挤攒出来，想再回到车站前头去叫车的当儿，空洞的卵石马路上，只剩了些太阳的影子，黄包车夫却一个也看不见了。

没有办法，只好唱着“背转身，只埋怨，自己做差”而慢慢的踱过桥去，在无锡饭店的门口，反出了一个更贵的价目，才叫着了一乘黄包车拖我到了迎龙桥下。从迎龙桥起，前面是宽广的汽车道了，两公司的驶往梅园的公共汽车，隔十分就有一乘开行，并且就是不坐汽车，从迎龙桥起再坐小照会的黄包车去，也是十分舒适的。到了此地，又是我的世界了，而实际上